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石頭記 第二十六回 閑挑燈主賓談政體 駕獵車人類戰飛禽

卻說寶玉從透水鏡內，看見全隊戰船，都見全體發光的，海面的白光，竟把月亮成紅色。正在詫歎，忽然一轉眼，只見滿海白光，都變成紅色，霞彩萬道，光豔奪人。驚奇的正要致問，忽然又變了綠色，把滿海的水，照得同太湖一般。忽然又變了黃色，忽然又變了金光萬道，忽然又五色雜現，閃爍變化，雙眼也看得眩了。忽然又見五色的光。分作五隊，往來進退。此時，看那月亮竟是黯無顏色了。盤旋來了許久，忽地一下，眾光齊滅，眼前就同漆黑一般。停了好一會，方才覺得有月色。當下又放了一響炮，水底戰船，便一齊浮起。船上又都有電裝在兩旁及船頭等處。左右拿了兩盞電燈，向上晃了晃，眾舢舨便一齊開到戰船旁邊，眾學生紛紛的在戰船上出來，登上舢舨，放到岸邊登岸。

繩武約了眾人上車，桅桿上的電燈，早大放光明。一時升降機轉動。升在空中停住。望著眾學生的車。一時齊起。方才向前飛駛。看著眾車的電燈。猶如萬點繁星。寶玉歎道：「今日可謂極人世之大觀矣！但不知戰船上放出五色電光，作何用處？」繩武道：「海底黑暗，仍然是用電光。至於浮上水面時，鹽時能豎起一枝鐵桅，用的是旗號。通信有無線電話。」寶玉道：「只聽說有無線，不料也能做電話。但我聞得無線電報，電機發動，無論何處，只要電力能相感得到的，電機都動起來，所以無線電報必用密碼，以防泄洩。這用無線電話，不怕泄洩麼？」繩武笑道：「那是製造未精之故。我們造精了，要到那裡便到裡。就是那『叫人鍾』，也是無線電鈴。」寶玉聽了，方明白那人鍾按他不響，能叫到人的原故。

說話之間，飛車已經到了水師學堂，仍在操場落下。為時已經子正三刻了。述起便留二人住下，另拔一所閑房裡去。

寶玉問道：「飛車可稱迅速神奇之極，但只是一層，倘使做賊的也坐了飛車，從空而下，偷了東西，也騰空飛去，便怎樣緝呢？想來此處的捕役，一定又是另有什麼不可思議的神奇手段的了。」老少年道：「敵境的捕役，非沒有神奇的手段，便連捕役也沒有。不是足下提起，我竟忘了這個名目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又是什麼原故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敵境近五十年來，民康物阜，夜不閉戶，路不拾遺。早就裁免了兩件事：一件是取文明字典，把『盜賊』、『姦宄』、『偷竊』等刪去；一件是從占中刑部衙門起，及各回的刑政官、警察官，一齊刪除了，衙門都改了倉庫。你想衙門都沒有了，那裡還有捕役呢？」寶玉歎道：「訟庭草滿已佳話，今更刪除刑政衙門，真是千古盛治了。但不知是用什麼政體治成的。」老少年道：「世界上行的三個政體，是專制、立憲、共和。此刻紛紛爭論，有主張立憲的，有主張共和的，那專制是沒有人贊成的了，敵境卻偏是用了個專制政體。現在我們的意思，倒看著共和是取野蠻的辦法。其中分了無限的黨派，互相衝突。那政府是無主鬼一般，只看那黨派盛的，便附和著他的意思去辦事。有一天那黨派衰了，政府的針也跟著改了。就同蕩婦再醮一般，配不可笑？就是立憲政體，也不免有黨派。雖然立了上、下議院，然而那選舉權的限制，隱隱的把一個族政體，改了富家政體。那百姓便鬧得富者愈富，貧者愈貧。所以又攪出一個均貧富黨出來，又是什麼社會主義，終非長久太平之局。不信，你放眼睛去看，他們總有那分崩離析的一天。我們從前也以為專制政體不好，改了立憲政體。那敵境出了一位英雄，姓萬名慮，字周詳，定了個強迫教育的法令。舉國一切政治，他只偏重了教育一門；教育之中，卻又偏重了德育。」寶玉拍手道：「所以夜不閉戶，道不拾遺，就是這個來頭了。」老少年道：「萬先生經營了五十多年的教育，方才死了，他鹽終說了八個字，是『德育普及，憲政可廢』。化死後不多幾年，就聽見外國有那均貧富黨風潮，國人就開了兩回大會，研究此事，都道是富家為政的禍根。於是各議員都把政權納還皇帝，仍舊是復了專制政體。」

寶玉道：「何以專制政體倒好？這可我真不懂了。」老少年道：「看著像難懂，其實易懂，不過那做官的和做皇帝的，實行得兩句《大孝》就了。」寶玉道：「《大孝》雖系治平之書，那裡有兩句就可以包淨盡的，倒要請教那兩句？」老少年道：「民之所好，好之，民之所惡，惡之。」寶玉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果然只有兩句，卻一切在內了。然而那做皇帝、做官的，果能體貼這兩句，實行這兩句才好呢。」老少年道：「所以要講德育普及呀！那一個官不是百姓做的？他做百姓的時候，已經飽受了德育，做了官，那裡有不好之理。百姓們有了這個好政府，也就樂得安居樂業，各人自去研究他的專門學問了，何苦又時時忙著要上議院議事呢！」

寶玉道：「原來專制政體，也有這樣好處。」老少年道：「又不能一概而論。那沒有德育的國度，暴官汙吏，佈滿國中，卻非爭立憲不可。」寶玉歎道：「沒有德育就難說了，就是立了憲，還不上富家政體，不過個惡紳政體罷了。有多少靠著一點功名，便居然搢紳惡霸一方。包攬詞訟是他專門學，魚肉鄉民是也的研究資料，倘使立憲起來，種人被選做了議員，只怕比那野蠻專制還利害呢。」老少年道：「這更是深一層思慮了。但是未曾達到文明候，乎還是立憲較專制好些。地方雖有惡紳，卻未必個個都是惡紳。員又不是一個人，還可以望利重壓下，各處地方官，雖要做好官，也不能做了，所以野蠻專制，有百害沒有一利；文明專制，有百利沒有一害。這種話你和那半開通的人說死了，他也不信呢！」

寶玉道：「方才聽孫教習說的，那戰船船身便是炮身，船的頭尾，是炮口，請教，那沉下時，炮口不要灌水進去麼？」老少年道：「這種電機炮，甚是靈捷，放了一彈出去，接著就一彈裝到腔裡，送到炮口上，就借這個炮彈堵住炮口。」寶玉道：「難道在水底，還能放炮麼？」老少年道：「自然能放，不然，躲在水底做什麼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水戰的器具，是看見了，可惜未看看炮台。」老少年道：「此地沒有炮台。炮台是一件最笨最無用的東西！人家為是守口利器，我們境內雖三尺童子說起炮台來，也要笑的。你看這些戰船，不強炮台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不知陸師學堂又在那裡？」老少年道：「東部、北部都有。」寶玉道：「貴境既然分了五大部，何以只有東、北兩部設陸師學堂，難道不偏枯了一邊麼？」老少年道：「敵境只有近海的海防用水師，近邊陸的陸防用陸師，至於國境之內，是不設一兵的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國內設兵難道防自家麼？須知練兵以防家賊的那一句話，是野蠻中的畜類說的。稍有人性的都不肯說，何況敵境連小竊也沒有一個，那裡還要防什麼強盜賊呢？」

此時五月的天氣，夜景甚短，兩人對談談，不覺就天亮了。便有人來伺候櫛沐盥洗。述起也起來了，邀孫繩武同用早點，老少年便要辭去，述起問：「到那裡？」老少年道：「沒有一定的去處，打算陪寶君到各處一逛，順便僱一輛獵車，到空中打獵頑。」繩武道：「獵車何必僱，我這裡有一輛最新式的，是上月東方美小姐所送。我一向公事忙，未曾顧得。這個車，連司機人都不用了，坐了上去，自己可以連動。他那開閉機關，都在人坐地方。每個機上，都注明瞭用處與及方法。一切獵具，都齊備在上面，可以奉借一用。」老少年大喜，稱謝。

繩武便引二人到操場上，只見那獵車同前兩次所坐的，又自不同：下層猶如桌子一般，有四條桌腿。那升降進退機，都安放在桌子底下；中層後半，安放電機，前半是預備放禽鳥的。前面一個小圓門，內有機關，禽鳥進去，是能進不能出的。上層田面欄杆，才是坐人的地方。前半是空敞的，後半是一個房間，所有一切機關，都在裡面。桌椅板凳，都位置齊，壁上架著電機槍四枝，抽屜裡安放著槍彈、助拐鏡等，應用之物，莫不齊備。前面欄杆上放著一捲明亮亮東西，卻連老少年也不讓得。繩武道：「這是華自立新創造的障形軟玻璃。把他扯開來，外面便看不見裡面，裡面看外面卻是清清楚楚的。」寶玉大以為奇。繩武便叫僕人把玻璃扯開。車上本做有現成的架子，用繩一扯，那玻璃早搭到架子上面，還有一半，便在前面垂了下來。寶玉見隔著玻璃，望外面甚清楚，連忙下車，走到前面一看，果然全車都不見了。但見碧澄澄的一片，同天色一般，只有進禽鳥的小圓門還看得見，是做玻璃的時候，預先留下一個洞，以備放進禽鳥的。繩武道：「這玻璃還能變顏色呢！此刻天好，他是碧的，天不好，他就變成晦之色，總隨著天色變換。上月美小姐送了這車來，便問了戰船的尺寸去，聽說要做戶障兵船的，呈請政府驗賣呢！」說罷，送二人上車。

二人坐在車上，拱手作別。老少年到房裡開了升降機，升向空中，看了定南針，仍飛駛到旅館門前落下，叫童子去買了許罐頭食物，又向當事的借了兩個年長的童子同去。上了車，對寶玉道：「我已購備了半個多月的食，我們就到空中過日子去也。」說

罷，把車升起來，向東飛駛。叫童子開了罐頭，就在車上午飯。

一時到了勇字叵，老少年便揀一處林木茂盛的地方，把車降下。離地只有四五丈光景。忽然一陣小鳥亂叫的聲音，從車裡發出來。寶玉大以為奇，連忙看時，只見老少年開了一個機關，那機關上鑿著「引禽自至機」五個字。老少年道：「我也莫名其妙，見他鑿著這幾個字，姑且開了試試看的，不料發出這種聲音來。這聲音究從那裡出來的呢？」兩個人四下去尋到外面，忽聽得中層有顛撲的聲音，抬頭看時，已是有十多個鷹，在獵車的左右旋飛舞，飛到旁邊沒有玻璃的地方，見有了人，便避開去。兩人正要回方拿槍，忽聽得兩個童子車頭上說道：「又一個了。」兩人忙去看時，只見一個鷹飛在車，前忽的一下飛近車來，望著中層一撞，就不見了。這才明白，這小鳥聲是從那小圓門出來，引那飛鷹自己撞進去的。寶玉道：「這種打獵真是舒服，又何必再用槍呢？」

正說話時，一大童子指道：「那邊又一個鷹來了。」老少年抬頭一看，只見極目天際，有一個同鷹一般大的鳥飛來，便道：「隔了那麼遠，還那麼大，那裡是鷹？」連忙同寶玉取了助明鏡一看，是一個其大無比的大鳥，自北而南。老少年道：「我們打了他，帶回去。你看他自北而南，我們橫截過去罷。」說罷，拔轉車頭，向西飛去。趕到晚飯過後，月亮上來了，看看趕到。此時看見那鳥實在大的怕人。坐的獵車，已經有二丈四尺長、一丈寬的了，只要那鳥的一個翅膀，怕就有四個車大。老少年忙叫取槍，於是四個人一齊取了槍，對準大鳥打去。誰知槍子打到他身上，他只做不知。寶玉道：「他的羽毛厚，只怕打不進去，我們打他的腳罷，最好是打他的眼睛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寶玉早一槍中了他腳爪。那大鳥嗷然怪叫了一聲，便回翅過來。這裡四槍齊發，還是擋他不住。看看被他飛近了，那翅膀把月亮遮住了，登時黑暗起來，原來被他用腳爪住了車的上架。看他那腳爪比人大腿還粗。他卻低下頭來看那車子，張開大口，又一聲怪叫。他那口一張時，上喙相去幾乎一丈以外。寶玉忙叫：「打口，打口！」那電機槍本來一排彈子是一百顆的，此時新換上彈子，四枝槍便兩點般向大鳥口中打去。

不知是人騰，是鳥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